

# 人口因素与城市综合竞争力

——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一项研究

彭希哲 任 远

**【提要】** 上海市正面临着巨大的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也正面临着有关人口规模和结构分布之间互动的历史性选择。文章从人口发展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角度提出,人口规模是形成大城市及大都市圈并使之成为一个国家及国际中心城市的必要条件,人口规模的控制不应是一种时点量的控制,而是一种动态的控制和动态的优化过程。

**【作者】**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 任远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其数量、结构、空间分布与城市经济发展规划、经济产业发展、社会事业进步和公共资源配置、城市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存在密切关系,是影响上海国际都市发展和城市竞争能力的基础性问题。

## 一、适度人口规模与城市综合竞争力

世界级的特大都市,都是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口规模是形成大都市及大都市圈并使之成为一个国家及国际中心城市的必要条件。

考察人口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系,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城市的适度人口规模究竟有多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市适度人口规模研究成为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不同机构对城市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研究,而得到的结果却有相当大的差异<sup>①</sup>。其原因,一是采用不同的估算方法,其结果不同。王浣尘教授(2000)利用系统工程的“可能——满意度”的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较为先进,其课题组通过经济效益、社会生活、生态环境和人口对比五大因素44个变量进行系统模拟,估算了在一定满意度水平下的城市最优人口规模为1560万~1590万人。二是选择不同的变量作为约束条件,估算的适度人口规模也各有不同,例如,依据供水约束和人均住宅面积约束的不同条件,估算城市所能容纳的适度人口规模显然有显著差异。三是估算满意度所参照城市不同,估算的人口规模将各有不同,例如,以日本东京的生活状况和美国芝加哥的生活状况作为满意度的标

<sup>①</sup> 上海市水务局(2000)利用居民用水和工业用水估算2015年城市适度人口为1820万~1870万之间。房屋土地管理局(2000)根据建设用地和房屋容积率估算2010年城市人口适度规模为1585万~2040万之间。彭希哲和陈家华(2002)等根据上海市产业结构预测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估算出2005年上海市的经济适度人口规模为1770万人左右,2010年为1870万人左右。彭希哲和陈家华(2002)根据供水、建成区面积和GDP3个变量,提出人口适度规模为1915万~1947万人。

准,即使采取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变量,估算的适度人口规模的结果也会完全不同。因此,可以说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的估算是在特定生活标准、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比较研究,其计算结果对城市发展只具有参考意义。

在各项研究的基础上,上海市“十五”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2001)中确立了将人口控制在1 600万人口以内的发展目标。然而,这一规划目标和上海人口发展的现实已经直接发生了明显冲突。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 640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380万。我们认为,对于上海城市发展而言,严格将人口规模限制在1 600万人口以内,客观上是难以实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第一,上海市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下端,地势平坦,河道纵横,资源和环境对人口容量的约束相对较低,具有较大的吸纳人口的能力。上海并不存在像北方一些城市那样在资源禀赋方面的限制性,我们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各种资源环境要素约束下上海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上海市总人口在2 000万左右并不会对上海市的环境和人民的生活质量产生不良的影响。

第二,随着上海市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大量高新技术的运用和知识型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会比传统产业要低,但社会服务业的推进将极大地扩张对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同时,一个数量庞大、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人口是提升和保持上海市总体竞争力的基本保证。因此,在经济持续发展背景下,上海市对人口的持续吸纳和人口规模的继续扩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所必须的。

第三,在经济收入、就业机会的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口向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流动趋势不可阻挡。用行政计划的手段严格将人口控制在1 600万人以内,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管理成本,并制约了上海市对迫切需要的高新技术和知识人才的吸纳,阻碍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四,在通过城市化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化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应该为进一步吸纳农村人口,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在此宏观背景下保持一个相对封闭的“孤岛”,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

第五,如果没有大量人口的吸纳,上海人口存量的人口素质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将难以调节,将减弱城市发展的竞争力和城市发展的活力。

对上海城市发展而言,适度人口规模只具有远期目标的参考作用和特定城市生活方式的借鉴作用,是考虑了若干有限因素并基于我们目前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规划结果。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度人口的规模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应当不断修正和调整。同时,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我们将1 600万作为上海市未来的适度人口和远期控制的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政策选择。我们可以严格地在未来的每一个年份都将上海市的人口总量限制在这一指标以内,为此,我们可以严格限制上海本地人口的生育行为以减少人口的出生,并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时点上采取不同的政策,在较远期实现我们的人口控制目标。

同时,我们的人口适度规模也应当明确常住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区别。以日本东京都为参考,在城市中心的CBD地区居住人口和通勤人口比例约为1:10,而目前上海市静安区这一比值只有1:3。随着上海大都市圈的逐步发育,上海外围地区将更快发展,依托大容量交通网络体系,城市中心的居住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将进一步分离,将会有更多的人口选择在上海周边地区居住生活,而在上海市工作。随着这种“居住—通勤分离化”模式的发展,我们认为,上海的人口变动会呈现一个先增长,后外流,最后达到稳定的曲线发展趋势。

因此,人口规模有序地稳定而不是行政限制是促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人口结构调整的前提。就人口发展与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而言,人口规模的约束并不构成重要的影响因素,核心的问题是

上海需要通过人口规模的扩大促进人口结构的置换调整和促进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

## 二、人口置换与城市综合竞争力

人们常常过于强调人口的绝对数量而对人口的结构重视不足。目前上海市的人口结构无论从年龄结构还是人力资源结构来讲都不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最优状态。“五普”资料表明<sup>①</sup>,上海市劳动力结构正日益老化,劳动力人口中4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明显增加,与知识型经济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不相适应。同时,上海市正向深度老龄型社会演进,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上海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5%(人口普查口径),比“四普”上升了2.1个百分点;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为15.9%,与1990年相比上升了2.2个百分点。王桂新等(2002)发现东京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构成日本的“老龄化低谷”,而上海城市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构成中国的“老龄化高原”,这一人口年龄结构对上海促进城市保障和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保持在全国较强的经济竞争力都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五普”资料还表明,上海市人口素质结构相对薄弱,离国际大都市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与1990年相比,上海市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全市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为179.50万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11.4%,文盲人口比重下降到6.9%。而从全国来看,上海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北京和深圳市。从国际比较看,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其经济起飞之时的人力资源水平并不比上海市强很多,甚至在今天,我们的整体人力资源也并非没有优势,如2000年上海市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8.62年,但在总人口中,具有高学历人口的比重却明显不足。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2001年总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拥有者占全部15岁以上人口的19.9%,而上海市的同一指标为12.47%。以高校在校生数占城市人口比例为比较指标,最高为巴黎,达11.4%(1990),莫斯科(1993)、东京(1992)、纽约(1990)等国际大都市也在5%以上,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为6.6%(1995),而上海市只有2.4%(1999)。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上海市人口中精英人口的比重太低是影响上海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障碍。

上海市人口的年龄结构还呈多峰谷相夹的形态。如果将上海人口分为少年儿童组、成年组和老年人口三大群体。可以看出在15岁以前的少年儿童中,首先出现第一个小高峰,其峰值年龄为13岁,人口总数为20.6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6%。在15~59岁的成年人口中,则出现了“三峰夹两谷”的现象,“三峰”分别为15~19岁、35~39岁和43~48岁。这种峰谷交错的不稳定结构将对教育、卫生、就业、医疗和养老产生交错性影响,影响社会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

上海市国际人口比重较低,离现代化的大都市还有很大差距。上海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一个突出弱势在于,总人口中的境外常住人口只有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0.37%,相比较纽约这一比重为20%,香港为7.6%,上海国际人口的缺乏说明,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都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上海市现有人口存量结构中的这些问题是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的,它们对城市持续发展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需要加大力量,促进人口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置换相类似,我们认为上海市人口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一个“人口置换”的过程。例如,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已既成事实,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老龄化的趋势,只能通过有效的政策吸纳移民,延缓老龄化的进程,并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上海市劳动力人口、就业者的职业构成、人力资源和人才储备等都需要这样的人口置换,使上海成为“一潭活水”,才能促进城市竞争能力,塑造一个相对年轻、具有较高现代

<sup>①</sup> 上海市“五普”数据均来自上海市人口普查办公室、上海市统计局:《上海人口发展报告》,2001年。

科技水准的人口环境。

人口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同,产业调整可以通过折旧、厂房搬迁、从业人员重新安置来实现,但在人口置换中,人口存量中不利部分的活力最弱,会在城市中相对稳定地沉淀下来,并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社会负担。而按照政策在未来几年中将有更多的“支边”、“支内”的退休人员返回上海,大量因历史原因造成的老龄或较低素质人口将始终积淀在上海,对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上海市政府应积极通过政策手段有目的地引进国内外移民进入上海,缓解城市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老化的压力,促进人口素质结构提高,将上海构筑成为国内、国际人才汇聚之地,上海市才能真正发挥龙头地位,成为区域经济的内核和全球城市体系的重要结点。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本身人口结构的变动,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放宽了对高科技人才的移民限制<sup>①</sup>。上海同样需要尽快引进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才能在未来的竞争和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引进人才及其所产生的对人口总量控制之间的矛盾只有立足于一个更高的宏观发展理念并放在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阶段中加以整合地考虑才能得到解决。

### 三、人口空间结构和城市综合竞争力

上海市需要大量移民的进入和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实现人口结构的内部调整,以增强城市的竞争能力,而这一过程需要和上海市人口空间布局的调整结合起来。

当前上海城市人口空间布局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中心城区高度密集,郊区以外零落分散。根据“五普”数据全市人口密度为2588人/km<sup>2</sup>,在城市建成区的内周部分<sup>②</sup>,人口密度高达3万人/km<sup>2</sup>,而在类似范围内巴黎为2万人/km<sup>2</sup>(1990年),纽约为2.4万人/km<sup>2</sup>(1988年),东京只有1.3万人/km<sup>2</sup>(1990年)。而在城市郊区上海人口零落分散,有些地方每平方公里只有400人~500人。从城市人口空间结构看,随着离城市中心点距离越远,人口密度分布呈负指数分布,而西方主要城市人口空间布局已逐步从负指数曲线过渡为二次负指数曲线。上海市人口空间布局的现状造成中心城区环境质量的下降,给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不利于城市功能分布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化,郊区人口零落分散则造成城市建设的规模效益不足,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维护等公共事业难以开展,限制了城市化水平和吸纳人口的能力。

世界各大城市的人口空间结构各有特点,在此我们以城市形态和功能目标较为类似的东京都为参照系,对人口空间布局进行对比(见表)。我们可以发现上海市人口在10公里圈内部人口密度大大高于东京,与城市中心区人口高度密集相比,城市外围人口密度过低,特别是40公里圈以外人口是非常疏散,每平方公里不到800人。而东京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较低,郊区人口的密度则相对较高。在可比范围内,上海的平均人口密度还不及东京。换言之,如果上海按照东京人口分布格局,在上海市域范围内的人口规模可以达到2106万人,能继续吸纳约500万人口,并且仍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居住水平和环境质量。

人口空间结构的动态演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其客观性在于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带来土地利用功能的转变,在于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完善带来居住地的郊区扩散。从西方城市发展历程看,城市发展一般都经历了从“城市化”向“郊区化”和“再城市化”的过程,上海市目前正处于从“城市化”

① 如根据“香港政府2000年年报”,香港维持开放的来港就业政策,2000年有逾88个国家和地区共18740名专业人事及技术、行政或管理专才,获准去香港就业,占当年香港全部工作人口的5.5%(http://www.info.gov.hk/yaerhook/2000)。

② 我们以上海市人民广场为中心,根据城市各个部分离城市的远近划分若干同心圆。其中我们把5公里距离圈,相当于内环线所包括部分为城市内周部分(参见王桂新等,2002)。

表 上海市和东京都市圈人口空间分布的比较分析

同心圈半径范围 (km <sup>2</sup> )	上海市(2000年)			东京都市圈(1990年)		
	面积 (km <sup>2</sup> )	人口密度 (人/km <sup>2</sup> )	累计人口密度 (人/km <sup>2</sup> )	面积 (km <sup>2</sup> )	人口密度 (人/km <sup>2</sup> )	累计人口密度 (人/km <sup>2</sup> )
0 ~ 10	354	21 492	21 492	598	13 706	13 706
10 ~ 20	806	3 409	8 927	490	8 092	11 177
20 ~ 30	1 216	1 275	5 011	1 267	6 174	8 485
30 ~ 40	1 326	1 158	3 631	1 674	3 042	6 223
40 ~ 50	1 166	815	2 956	2 058	1 979	4 788
50 ~ 60	710	679	2 667	1 651	1 058	3 992
60 ~ 70	98	340	2 588	2 030	771	3 323

注:(1)上海市各圈域面积仅包括上海市域。面积计算根据上海市民政局《1997年行政区划资料》中各街道(镇)面积汇总而得,人口数为2000年普查数据。由于核算面积的困难,我们在统计时没有包括“五普”虚拟单位的人口数和面积。因此在可比范围内汇总得到的上海市域面积为5 676平方公里,人口为1 490万人,人口密度为2 626人/km<sup>2</sup>。另据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上海全市域面积6 340平方公里,人口1 640万人,人口密度为2 588人/km<sup>2</sup>。本表数据基本反映了上海全市域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

(2)东京各距离圈的面积是去除森林、湖泊面积之后的可居住地域面积,其人口密度以可住地面积为基础。东京都人口数据来源于日本都市计画学会编:《东京大都市圈地域构造・计画の歩み・将来展望》,彰国社,1992年。

向“郊区化”过渡的初期,要实现“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和国际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需要一方面使中心城区近800万人口逐步郊迁扩散,另一方面加强郊区城镇的统一规划。例如,上海市提出建设“一城九镇”等具体措施,计划在2020年使外环线以外的郊区总人口达到800万人(东方网,2002)。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上海市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吸纳高素质移民,调整人口结构,构建人才高地及提升城市综合竞争能力。同时,可以预见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和长江三角洲都市群产业体系和交通体系日益整合,上海市1小时通勤圈的范围将日益扩大,将会极大地并根本性地改变目前上海市人口空间布局。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完全有可能居住在苏州、昆山、嘉兴等地,通过便捷的轨道交通到上海市中心工作,这将扩展城市的功能边界,将上海市周边构造成为上海市人口压力的缓冲区和上海市的劳动力储备地区,也可以作为调整优化上海人口结构的置换地区,与此同时也将带来上海市对经济活动人口集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使居住人口在达到一定容量以后逐步下降。上海作为这个区域性都市体系的顶点城市,需要通过人口的汇聚和人口布局的调整发挥城市功能,才能真正构成区域经济的龙头,并将区域经济纳入到国际城市体系中去。

#### 四、结论和讨论

环顾周边的国际都市,我们可以找到像东京和纽约那样的超级大都市,也可以有像新加坡那样只有中等规模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各个城市的空间范围、居住形态、交通布局和人口状况也各有不同。人口的绝对规模和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存在关系,这种关系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体制、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发展历史、产业结构等。人口规模的多少是城市功能、经济产业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共同结果和自然结果,不是决定城市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如果通过行政计划将人口规模作为城市发展的前提性控制因素,反而会阻碍城市的发展,限制城市竞争能力的提高。因此,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能采取僵硬的人口控制政策,并“削足适履”地制定人口迁移政策、劳动力就业政策等。而应尊重经济结构转变和人口空间结构转变的客观规律,自觉地引进高素质人口,在人口集聚过程中实现人口结构的重置,在人口空间结构调整中优化城市功能和调节城市形

态,这才是保持上海市持续发展和竞争能力的基础。

采取静态的人口容量控制政策必然使上海市发展举步维艰,其核心地位的发挥必然要以高素质经济活动人口的大量集聚为基础。促进人口动态控制、人口结构的重置和人口空间布局的优化调整需要一系列相关的公共政策。在相当程度上非人口政策的影响(诸如城市交通、房地产建设、社会事业设施布局、整体经济发展态势及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机会差别等)要大于人口政策的作用,人口政策的作用常常是被动的,它只有在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协调中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例如,我们需要促进人口郊迁扩散,同时又在城市中心区建造大量高层建筑,这本身就构成了相互矛盾的政策。人口控制目标和其他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协调性,值得引起充分的注意。同时人口发展的公共政策也需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的主导性人口政策,在不同人口发展阶段上进行相应的人口调整。

上海市人口发展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应当放在上海市和长江三角洲、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化的推进乃至将中国发展尽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理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是以上海为核心,半径为200公里的区域,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宁波等16个城市,面积9.9万km<sup>2</sup>,人口约1亿,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全国的1/5,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本储备最为充足、经济腹地最为辽阔、经济国际化程度最高和城市化基础最好的地区。因此上海的城市发展战略需要重视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以中心城为核心、卫星城为辅助的多层次地域性城市体系,调整人口空间布局,消灭传统农业,将农民转化为现代市民,扩展人口城市化的吸纳能力;二是建设国际都市将中国城市体系纳入世界城市体系,推动全球化,带动东中西部共同发展;三是加强区域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完善高速道路和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城市群,促进城市效应空间扩散,提升经济能量,并极大地扩张城市化对人口的容纳能力<sup>①</sup>。上海和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是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实现“以东带西”、“全国一盘棋”和“经济全球化”这个战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首先,上海的人口与发展同时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大都市经济区中,目前各个主要城市都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如南京正积极建设南京都市圈,江苏省还通过了苏、锡、常都市圈规划,这些城市的发展和上海大都市发展构成了伙伴关系,也是竞争关系。其次,上海和国内其他城市也存在经济竞争与地区合作的关系,主要面临着与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和大北京和环渤海都市圈的竞争关系。与其相比,上海在人力资源方面还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与把上海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龙头和建设国际都市的定位显然是不相符合的。再次,东亚各主要城市在亚太地区国际城市体系重构过程中也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上海面临着与香港、新加坡、台北、高雄等城市的竞争。上海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是严格限制人口的引进,实现人口控制的目标以保持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还是为了上海未来的持续发展动态调整人口控制目标、加快人才的引进和各种要素的流动。应当注意的是,东亚其他正在兴起的国际都市、中国东部地区主要城市和上海周边地区都在不遗余力地大力引进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人才,这会使上海城市发展面临更为激烈的人才竞争环境。因此,制定与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依据的人口与发展政策将直接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发展。在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任何犹豫和短视都可能使上海失去迅速提升综合竞争能力的机遇。

总之,上海要不断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城市综合竞争能力,必须要塑造一个良好

① 中国城市化应采取大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存在相当多的争论,我们认为,应根据不同地区各自的情况采取分层次、分区域的战略模式。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需要依托大城市、特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推进城市化水平(任远,2001)。

的人口环境,其关键在于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优化人口结构和人口空间布局。我们认为,上海市应当在未来 10 年间加快人才引进和人的流动,采取动态人口控制的思路,将短时期内人口规模的扩张作为上海综合竞争能力提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代价,并通过人口空间结构的调整优化来达到未来适度人口规模的控制目标。在这种城市人口更新置换和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将不断增强上海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推动上海迈向现代化的国际都市。

#### 参考文献:

1. 彭希哲等:《上海人口增长趋势和最优人口规模研究》,“2001 年度上海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报告,2002 年。
2. 任远:《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综合经济》,2001 年第 4 期,第 8~11 页。
3. 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十五”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2001 年 11 月。
4. 王桂新等:《上海大都市圈人口现状、趋势及国内外比较研究》(未刊稿),2002 年 3 月。
5. 王浣尘、陈成鲜等:《上海人口合理规模研究报告》,2000 年。
6. 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上海人口合理规模研究》,2000 年。
7. 上海市人口普查办公室、上海市统计局:《上海人口发展报告》,2001 年。
8.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水资源与人口总量关系研究》,2000 年。
9. 上海市“十五”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沪府发(2001)37 号)(<http://www.sh.gov.cn/gb/shanghai>)。
10. 东方网(<http://www.eastday.com>),2002 年 8 月 6 日。

(责任编辑:朱 犁)

## 欢迎订阅 2003 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主办的面向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性刊物,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任顾问,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任主编。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2003 年以指导工作、推进改革、聚焦热点、服务读者为宗旨。以立足计划生育、面向人口领域、坚持正确导向、突出改革创新、研究热点问题、荟萃各地精华为办刊方针。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2003 年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读者的要求,内容更充实、栏目更丰富、文风更活泼、信息更快捷。杂志一有反映党和国家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法规、计划生育措施的“本刊特稿”、“本刊专访”、“法制广场”、“政策解读”和“权威论坛”等栏目;二有透析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深化改革、制度创新的历程和进展的“改革视窗”、“专家点评”、“本刊关注”、“人口观察”和“计生观点”等栏目;三有追踪探索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焦点透视”、“热点争鸣”、“调研专报”、“理论纵横”和“观点述评”等栏目;四有荟萃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思维和新经验的“实践平台”、“典型扫描”、“基层之声”和“人物专访”等栏目。

欢迎广大读者订阅本刊,欢迎赐稿,本刊将竭诚为读者服务。

#### 征订注意事项:

1. 本刊为自办发行,请按订单要求逐一填写清楚,以便邮寄准确。
2. 《人口与计划生育》每月 5 日出版,大 16 开本,每期定价 5.00 元,全年 60.00 元(免收邮费)。
3. 银行信汇:开户名称:《人口与计划生育》编辑部,开户银行:北京市商业银行大钟寺支行,账号:5001201021040-42;邮局汇款地址:北京 2444 信箱,收款人:《人口与计划生育》发行部,邮编:100081。
4. 发行部电话:(010)62173523 62189018;传真:(010)62173523;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 12 号(或北京 2444 信箱),邮编:100081。